

紫藤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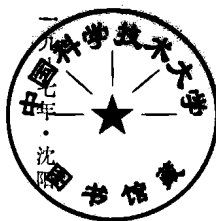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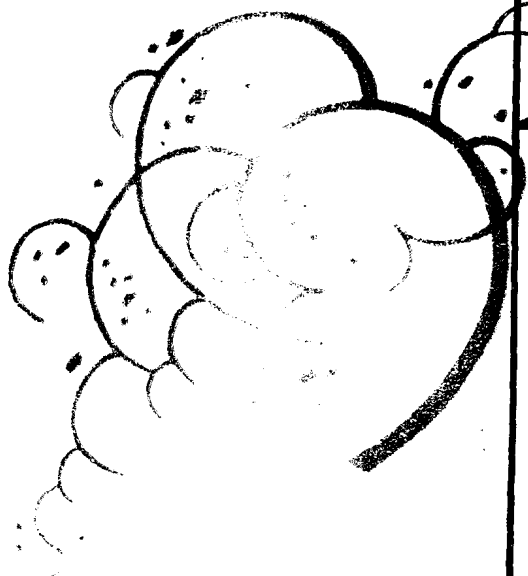
罗灏白 著



罗灏白 著

紫藤园

春风文艺出版社



紫藤园

Zitengyuan

罗灏白 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10,000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15% 插页：3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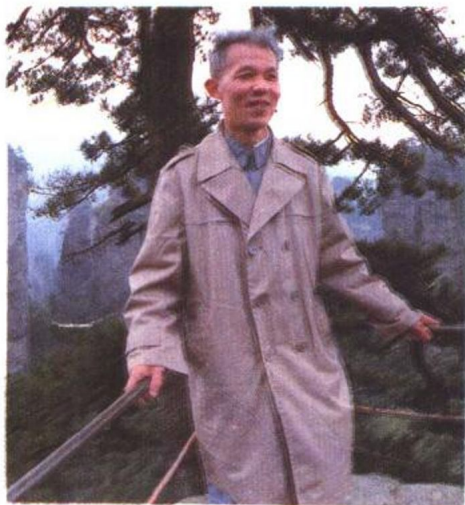
印数：1—15,474

责任编辑：邵文

封面设计：李秀中

ISBN 7-5313-0031-1 / I · 29

统一书号：10158·1125 定价：2.85元



1984年秋，于湖南张家界

作者简历

罗灏白，江苏省镇江市人，生于一九二八年。少年时代历经流浪之苦，先后做过学徒、职员、中、小学教师，编过报纸副刊，办过刊物。上海解放后参加接管工作，并在银行、专业学校服务。一九五七年被错划右派，凡二十二年始获改正。一九七九年调安徽省文联，在《清明》编辑部担任编辑、编辑部副主任；一九八四年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因病逝世于合肥。

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发表散文、随笔、小说，并出版散文集两册；一九七九年后，发表短篇小说及散文数十篇，中篇小说《郁郁芳草》、《诸葛黛》等十部，出版了长篇小说《征雁千里》和《被上帝遗弃的女儿》。

致 读 者

· 罗 灏 白 ·

这本小说反映的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这两年间
的上海金融界的变化。谁都知道这两年是中国历史的剧变时
期，我的笔伸进了人们很少注意的银行生活的领域。五十岁
以上的人大都听说过，解放以前有三种金饭碗，即银行、海
关、邮政局，年轻人都以争得在这些部门工作为幸运。这些
部门里便聚积着很多的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都是雇佣的，
待遇虽比较优厚，社会地位却并不高，但那种气派、习惯和
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为人态度，很自然地
便会产生一种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的基础并不坚实，到了
关键时刻其脆弱性便会表现出来，因而出现明显的分化现
象，造成各自不同的结局。

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去描写新旧时代由于银行职能或性
质的变化而引起的冲突，我只是以这个为背景。我写的是
人，写的是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随着历史的动荡而动荡，原
有的思想、意志、追求乃至爱情的认识体系随之解体，在犹
豫彷徨中准备重新建立。我描写他们由于新旧间的矛盾而引
起的苦闷和喜悦，灰心和振作，他们所具备的知识，不但在
专业上起着作用，同时又能帮助他们思考缜密，判断公正；

· 1 ·

使他们懂得抉择的意义，捐弃和汲取而不致陷入盲目的境地。于是，他们在获得比较清晰的观点以后，在追求和选择上也不再停留在老的角度，所谓巨大的变化，表现在他们身上的好象很细微，但人和物毕竟不同，物是可以翻过身来的，人却只能缓慢地变化。这样的变化有时也会反复，思想比较复杂的，反复也会频繁复杂。他们从新角度上的选择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有时并不真正理解新与旧在本质上的对立在什么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特定的生活经历、身世、素养、文化和气质，他们只踏了一个步子，这一步仅仅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历史还要发展，这一步并不真正决定他们的命运。我所写的故事，只能是粗浅的暗示，暗示他们可能遇到的另一种命运。

由于我有这样的经历和自以为是的某种领悟，在沈阳的时候，和一位很有经验的编辑谈到这些时，对方突然问我为什么不写出来，她似乎很有兴趣。后来我想了很久，许多熟悉的昔日银行里的朋友都挤到我的脑里，是的，为什么不写出来？于是，我改变了创作计划，把一个已见成熟的题材搁下，先把这段生活写了两个月，可以说是很仓促的。

书中提到的大夏银行、紫藤园，都在上海；总经理、主任、科长、职员、金融处长、军代表、接管干事等等，也都确有其人，当然，真名是隐去的；情节细节，是东取一点，西挪一片得来的，和绝对的真实很不相干。因为我不是真正的银行专业干部，所描所绘，不免谬误，还请读者和熟悉我的昔日朋友有以教我。

一九六八年八月于庐州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一个陌生女人闯进紫藤园····· | 1 |
| 第二章 | 大夏银行的周末舞会····· | 21 |
| 第三章 | 于燕燕还得在碌碌的人间受煎熬····· | 42 |
| 第四章 | 欧阳窈窕说：我只是为了你····· | 66 |
| 第五章 | 书生气的文明行动····· | 89 |
| 第六章 | 连夫子庙的歌女都搬到台北去了····· | 112 |
| 第七章 | 紫藤园仍浸在宁静恬淡的诗境里····· | 134 |
| 第八章 | 一股凄凉从他心底泛起····· | 156 |
| 第九章 | 两颗流星在夜空相遇····· | 177 |
| 第十章 | 道德？廉耻？荒唐？····· | 196 |
| 第十一章 | 愚蠢偏和智慧较量····· | 217 |
| 第十二章 | 你那倔劲儿就象保尔对待冬妮娅····· | 239 |
| 第十三章 | 追求一种他们反对过的生活····· | 261 |
| 第十四章 | 生生死死听凭上帝安排····· | 279 |
| 第十五章 | 许琪心上蓦地压上一块千斤石····· | 298 |
| 第十六章 | 燕燕子飞，参差其羽····· | 318 |
| 第十七章 | 汪群一心想做个完善的人····· | 339 |
| 第十八章 | 为虚荣而产生的矛盾是可悲的····· | 360 |
| 第十九章 | 金丽君的神思恍惚起来····· | 378 |

| | | |
|-------|---------------------|-----|
| 第二十 章 | 一夜之间上海变得如此软弱苍白····· | 398 |
| 第二十一章 | 妈妈没有勇气把你养大····· | 418 |
| 第二十二章 | 深夜，一个庄严的任务····· | 439 |
| 第二十三章 | 这一步并不真正决定他们的命运····· | 462 |

第一章

一个陌生女人闯进紫藤园

舒溶终于下了决心，亲自到紫藤园去拜访昔年同学欧阳窈窕。

二十三岁的舒溶是在五年前离开上海的，那时她刚高中毕业。这五年间她从未回过上海，也没有和上海的任何旧友同窗通过信。今天，为了肩上负着的任务，她必须去拜望她虽然相处甚好，但并不很喜爱的中学同学欧阳窈窕。欧阳窈窕的身材就象她的名字一样的窈窕，从少年时代起就爱打扮，打扮得俏俏丽丽的，不管见了什么人总是抿嘴一笑，笑时就低下眉眼，那娇羞的样子更增加几分妩媚。她是在两年前考进大夏银行的。大夏银行总经理匡伯善很有经营之道，他所录用的行员，必须相貌端正，仪表堂堂。欧阳窈窕被录取后，便在保管科当办事员，据说很得到保管科科长韦生晖的宠信。

欧阳窈窕住在沪西紫藤园。紫藤园位于大西路底，那里是上海著名的高级住宅区，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大都属于

汽车阶层。为了适应环境，舒溶只好脱下洗得发白的军装，换上织锦缎的旗袍。虽是四月天气，春寒仍未退尽，她又加了件紫红色的呢大衣。剪成的短发来不及烫成流行的款式，但她到底是在上海长大的，很有点上海小姐的风度，加上她天生白净的脸肤，很神气的大眼，冷眼很难看出她身心上早已染有征程的风霜。临时住在上海西郊二十五公里处的军管会金融处接管小组组长许琪笑着对她说：

“不错，象个洋行里的打字员！”

舒溶很尊敬她的上司许琪。在山东老区流传着许多关于许琪神话般的传说，舒溶也能讲它几个。这会儿她想起他那句玩笑的话忍不住偷偷地笑了。

虽然是战时的上海，大西路依然很幽静，路旁的法国梧桐已经发青了。天气阴沉，东风仍很凛冽，她那硬底皮鞋踩在水泥块铺成的人行道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把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胸脯挺挺的那种气派，绝不象许琪说的象个洋行职员，倒象个清苦的大学生，或是小学教师。她那双很神气的眼睛没有东顾西盼，神态是庄重的。其实，大西路两边的一幢幢花园洋房，从她身边驶过的一辆辆汽车，乃至勾肩搭背的一对对情侣，都没有逃过她的视线。

紫藤园到了。紫藤园是大夏银行的宿舍，这漆了紫色油漆的铁栅栏的大门里，盖了几十幢各种形式的三层楼房，在四十年代的上海也算是考究的了。大概是设计工程师有些美学头脑，在大一块小一块和小路边的草地上，种了很多的紫藤树，每到开花季节，木本紫藤缠绕着的茎枝上开出紫色的小花，远远看去，好象一团团紫云冉冉欲升，人们便称之为

紫藤园。现在舒溶眼里的紫藤园是凄凉而寂寞的。春天还带着残冬的严寒，紧紧锁住春气，枯枝条在冷风里颤颤抖抖。舒溶现在的心情容不得这种诗意的遐想，她向一个女仆模样的中年女人打听到欧阳窈窕的住宅，便向十七幢走去。

这紫藤园确实很大，不但有花圃水池，还有假山和小石桥。小石桥架在人工挖成的曲折的小渠上，渠水清清。西边一半大约有三十幢左右的三层楼房，属于一般职员宿舍，欧阳窈窕就住在这里；东边一准是高级职员住的一小幢一小幢的小楼，外型典雅，涂成桔黄色的或淡绿色的墙壁，显出一种逼人的高贵。

舒溶径直走上二楼，敲了敲门，老妈子悄悄开了门，她眨着眼睛上下打量了一阵，才在门口说：“依寻啥人？”

“欧阳小姐在家吗？”

“请等一歇。”

老妈子进门不过一分钟，就听到一阵快速的皮鞋着地声，夹着崩脆的问话声：

“谁呀？”

这是黄昏时分，过道里壁灯亮起，是她！舒溶眼前出现的欧阳窈窕，穿着米色长裤和湖水色缎子紧身袄，把她的脸色映衬得越发白净。她那盈盈的眼睛一亮，惊喜地叫道：

“溶姐，我的溶姐，是你来了！依真要死哉，多少年啦！五年，整整五年连个音信都不给，快点进来呀！神秘，神秘的女性，今天是从天而降吗？”她象喜鹊似地叫个不停，搂住舒溶的腰就让进铺着地毯的客房。

客房的壁炉里燃着木柴，十分温暖。在乳白色的吊灯

下，深青色的地毯上有单人沙发和双人沙发，有茶几和玻璃柜，墙是粉红色的，墙上挂一幅肖像油画，是英国大画家荷普涅的《维莲小姐像》。维莲小姐恬淡纯洁的气质她喜欢吗？舒溶瞥了欧阳窈窕一眼，笑道：

“你倒长得更年轻了！”

“嘻嘻”她笑着说，“你才比我大了几个月呀，口气倒象个老娘似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她指着坐在最南边软靠椅上的一个男人说，“我的顶头上司，韦生晖韦科长。”

这位韦科长连忙站起来，满脸含笑地伸出肥硕的手来，舒溶也只好伸出手和他握住。韦生晖这手不但肥硕，而且汗津津、软绵绵的叫人腻味。

“我的老同学，好姐妹，舒溶姐！”

舒溶望着这位长得敦敦实实的韦科长：红红的大鼻子，厚嘴唇，厚下巴，是个双料的体型；灰条呢西装裤，用的是背带，雪白的衬衫，系着紫红的领带，外衣挂在电镀的衣架上，看来他和欧阳窈窕是俗不拘礼了。

“舒小姐，少会，一向在哪里得意？”这个约摸四十岁的韦科长一眼便已看出舒溶身上的这套衣裳质地虽然尚可，却是买的三等成品，裁缝师傅的手艺不高明，也不是量体裁剪做出的，可见穿衣人的身分并不是高门贵族。

这时，欧阳窈窕已经拉着舒溶在长沙发上坐下，赵妈也已送来香茶。欧阳窈窕便也顺着韦科长的口气问道：

“你这几年到底躲在哪里？怎么不给我写封信来，我真是到处打听你的消息哩！”

舒溶忧戚地望了韦科长一眼对欧阳窈窕说：“穷忙呀，

在乡下教书。”她现在当然不能暴露自己的身分。

欧阳窈窕感慨地说：“国民党也太腐败，中央政府只会印钞票，弄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眼看就要彻底垮台。这几天夜间我都听到共产党的炮声了！溶姐，上海怕也就是一两月间的事了。”

舒溶微笑着，端起茶杯。

韦生晖突然说：“共产党打小仗、打大仗都有一套，占领上海是毫无问题的，汤恩伯再吹也没有用；但他们缺少经济学家，缺少管理城市的人才，这么大的上海，就象一匹奔腾的怒马，一时怕很难驯服。”他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又到英国深造了几年，所以，只要在公开场合讲话，他都要显示自己的独特见解，而且，故意温文庄重，摆出一副绅士的气派。他从不用眼角睨人，而是正面盯住对方，他的眼睛粗大有神。他一向把自己保养得很好，总是保持着充沛的精力，说话的声音也很宏亮。“舒小姐是读书人，你以为如何？”

舒溶摇摇头说：“我不过是个闭塞的乡村教师，孤陋寡闻。”

欧阳窈窕说：“我溶姐是客气，在中学时代就是个高才生，是个很有抱负的才女，正因为生不逢辰，落拓了几年。溶姐，你还没有吃晚饭，今晚就不走了，姐妹几年不见面，要谈个痛快！”

韦生晖起身说：“理该如此。”他穿上外衣，由于肩宽胸阔，衣服穿上以后就更有气派了。他微微弯腰对舒溶说，“失陪了！”想了想又对欧阳说，“那事就这么定了！”

欧阳窈窕点点头，把他送到门口，跟着就风一般地回到舒溶身旁，用手指点着舒溶的额头说：“你真胆大！”

“什么胆大？”

“还想瞞我哩！你早就过去了，打量我不知道？就象押宝一样，你押对了门儿，眼看共产党就要掌权。”她放低了声音，“溶姐，这样也好，你天生是个将才。不过，可得小心点，毛森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到上海来有什么事？”

舒溶知道欧阳窈窕是个机灵鬼，在中学时就会窥测人家的隐私。刚才这段话虽然使舒溶心惊，但她还是很有把握断定欧阳窈窕并没有真正弄清她的身分，所以她仍很镇静地说：“你说到哪里去了？我是来向你打听一个人的！”

“这么说你不是专门来找我的了。”

“看你，又打翻了醋钵儿，满屋子都是酸气。你还记得我们读初一的时候，有个体育教师，好象是姓汪吧？”

“汪群？我能忘掉他吗？大个头，小眼睛，鬼点子真多，他把我捉弄得够丢脸的了。”

原来欧阳窈窕从小任性，她最讨厌上体育课，每到体育课她就请病假。有一回汪群把她领到校医处，让校医给她包了点面粉，欧阳窈窕吃了以后便说好多了。这事传出去了，确实叫这个任性的少女丢了脸，但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敢请病假了。

舒溶说：“你还耿耿于怀？”

“这事都十年了。你找他有事？”

“我就在汪老师老家的那个镇上教书。你知道一打仗乡下就乱得不成样子，我便决定转到上海一家中学来。这家中

学校长和汪老师是同乡，请他帮忙说几句话。”

“是这回事，这容易。他就在我们银行信托部，他比我还早来几年哩，混了个会计主任，业余爱好是打篮球，还是我们大夏队的领队哩。眼下行里正在闹风潮，要发三个月的应变费，大家都推他领头。”

“是吗？他是什么意思？”

“说不准，好象还有些犹豫。他就住在第三幢三楼。你说这个人怪不怪？三楼是阁楼，天花板很低，一般放放杂物，顶多住个仆人，他个头又大，偏偏要住进去。”

舒溶笑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谁也勉强不得。那我就先去看看汪老师，过天再到你这里……”

“那怎么行？赵妈，准备晚饭！”

舒溶奈何不得，只好耐着性子和欧阳窈窕絮絮叨叨，时而叹息，时而微笑地叙起离情别绪来了。

民权号海轮的影子已全部隐没到苍茫的远方，高个头，小眼睛的汪群还倚在黄浦江边的铁栏杆上张望。

黄浦江边的码头上很热闹，人来人往，车进车出，吊在半空的大灯泡放出强烈的刺眼的光芒，灯光下的人们脸色被映得惨白。各人的神情都不相同，或是惊恐的，三轮车胎爆裂声也会把他们吓得跳起来；或是迷茫的，老朋友见了面也只是惨淡地一笑；性情急躁的则脸红脖子粗地大声招呼搬行李的脚夫；性情稳健的则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带有嘲讽意味的微笑，随波逐流地向甲板上走去。这些人多半属于上海的中上层的官吏、资本家、工厂主、文职军官，他们熙熙攘攘，

嘶喊叱骂，一言不合便会动起武来。倚在铁栏杆旁的汪群紧皱着眉头，小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他终于离开了这象发了疯的码头，发泄般地在人群中穿插，然后，沿着一条不太宽的柏油马路，向南径直走去。

他身材高大，两腿很长，迈开大步，走得风快，腰杆是挺直的，不愧是上海业余篮球界中负有相当名望的中锋。他是一家颇有声誉的会计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四年前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大夏银行。这么个高大魁梧的篮球队员勾着背在帐册上写着阿拉伯数字的时候，显得特别的不协调。富丽堂皇的银行营业厅里，似乎只适宜文质彬彬、细言悄语的男女职员点缀。这一切对于汪群几乎是一种压抑、一种委屈。

几天以前，共产党突破国军江防阵地，分几路直线南下以后，整个江南陷入战火之中，南京总统府上飘扬起红旗，解放军进行曲便从收音机中响遍上海的每家每户。上海市民是有在兵燹中受煎熬的历史经验的，他们不慌不忙，早晨依然到小菜场买菜，午后也有看一场电影的兴趣。只有那些达官显贵，名门望族，有权有势的人物，神经才是脆弱的，纷纷离开上海，或到香港，或赴台湾，有的干脆直开菲律宾或美洲。

汪群刚才送走的女友杨梅影却不属于上述几类。她是上海同济大学解剖学的讲师，二十九岁，和汪群同龄。他们是在一次家庭舞会上认识的。解剖学讲师安祥稳重，体型柔和，对驰骋球场的英雄般的汪群向来就有好感，而赳赳武夫，性格坚毅的汪群的内心却崇拜柔弱纤细的女性，他们相识并且相爱了。他们的相爱是奇异的，甚至是令人不解的。

杨梅影是一位将军的小姐，而汪群十七岁时就结了婚，妻子现在仍住在无锡的老家里。所以，他和杨梅影的爱情基础很不牢固，彼此都很谨慎。杨梅影没有随着父亲浩浩荡荡地撤到台湾，也没有勇气投入革命洪流，她决定单身到美国去以求深造。船是晚间七点开航，汪群三点钟就陪着杨梅影坐在包舱里，四个钟点他们就这样默然相对，直到开船前五分钟，杨梅影才说：

“希望你也能到美国来。”

汪群苦笑着摇摇头：“我能决定我自己的命运吗？”

分手时他们都很忧郁，但谁也没有流泪，只是痴痴地互相凝望。

现在快八点了，汪群走到外滩时，汤恩伯部队正在外白渡桥、乍浦路桥堍建筑德国式的防御碉堡。北京路、南京路、金陵路口的人行道上，也堆积着钢筋、黄沙、水泥，执勤的宪兵小队，目不邪视地巡逻着。一进入南京路，那景象便有些凄惨了。商店早已打烊，屋檐下只有兜售黄色书刊和黄色照片的小贩。弄堂口突然窜出个人来，嘶哑着说：

“大头换小头，大头小头换美钞！”

币制贬值，经济破产，金元券只能糊墙壁了。市民们心里没有信仰，紧张的局面象沉重的铁闸向他们压来，上帝宣布洪水即将泛滥，上海不是诺亚方舟，它也将被洪水淹没的。步履匆匆的汪群虽没有这种恐惧，但他也意识到处境的艰难，前几天总经理匡伯善给他透了个信儿：“群兄，做个准备，大夏台北分行四月初开始营业。”这话有两层意思，